

# 杭州限牌进入第十年,还记得当年“囤牌”的人吗? 记者走访车商“老舅”

## 一口气买过上百辆面包车

## 最多时手握三百块牌照

### 车牌交易价格不如预期,十年过去,老舅用剩下的车牌开起租车公司

本报记者 王静

杭州暂停地面道路限行三个多月,关于是否要放开限牌的讨论沸沸扬扬。

3月26日,杭州“限牌”正式进入第十个年头,还记得当初“囤牌”的人吗?他们现在怎么样了?赚到钱了吗?

潮新闻记者走访了杭州汽车城,找到了当年的“囤牌”大户——来自安徽的二手车商王先生,绰号“老舅”。

当初,老舅一口气囤下300块牌照,如今,开起了自己的租车公司。十年间,“限牌”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,又几乎带着他走向绝境,他的生活就仿佛被“车牌”绑架了一般,随着杭州车牌竞价曲线,浮浮沉沉……



囤在南京的长安小面包上爬满藤蔓



2014年3月26日《钱江晚报》的报道

### 赶在杭州限牌前

### 他们一口气囤下300块车牌

老舅从上世纪90年代起,就在杭州各个旧货市场里倒卖二手车。后来生意有起色,他从老家带来了三个外甥,驻扎在杭州汽车城。外甥们喊他“老舅”,久而久之,汽车城二手车市场里的人,无论男女老少都喊他“老舅”。老舅的称呼也就传开了。

老舅脾气不好,做生意的眼光倒还不错,资历又深。

上了年纪,老舅也会时常念叨起限牌那年的事。2014年3月,杭州限牌前夕,谣言漫天。

“二手车的天要变。”混乱中,老舅嗅出了商机。当时,上海的车牌已经竞价到8万元一块。他和外甥们合计了一下,要是杭州不限或是限制了车牌不能交易,手里囤的这些车卖一卖赔本不超过50万元,要是限制了能交易,那就是“无本万利”。

他们把手上的钱统一统,又四处筹了些,买了100多辆长安面包车,3万块一辆,全是最低配;又把家里在用的车,亲戚朋友的车都做了存量二手车的备案。后来,他又陆续买了几十辆快报废的二手车也做了备案。到限牌前一刻,老舅和他的外甥们一共囤了大概300辆存量二手车。

2014年3月25日下午4点左右,杭州宣布从“3月26日零时起限牌”;傍晚6点,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到各个4S店。那一夜,4S店灯火通明,没有任何优惠,也没有难卖的车型,消费者疯狂抢购,销售员们开单到凌晨。

老舅也是抢购到最后一刻的人,那一晚,他花掉了手里的最后一笔现金。

杭州的限牌规则里,已备案的存量二手车可以交易,最多交易一次,交易时产生新的指标,这也就相当于二手车牌可以交易。于是,存量二手车通常是旧车一个价,车牌一个价。

杭州限牌后,摇号人数陡增,竞拍车牌的价格一度突破5万+,存量二手车的“车牌价”也跟着飙升。

竞拍车牌需要资格,或杭州户籍,或缴满两年社保,但通过买卖二手车获得的车牌,只需要一张身份证。所以很多没有竞价资格又有钱的人,都喜欢从二手车商手里买牌。

老舅卖牌很随性,交情好的就卖便宜点,一两万也卖,八九万的高价也卖过。总的算下来,均价大概在四五万元左右,和竞拍差不多。春风得意时,老舅的一块“浙A”牌卖到了9万8。

### 在杭州赚了,差点能买两套房

### 去南京赔了,新车在荒地里长草

老舅曾经有过“一夜暴富”的机会。

有一年,一个北京的租车公司要来杭州发展,想要买几百块“浙A牌”,价格谈到4.1万元一块,别人手里没这么多货,又找到老舅。

那时,老舅手里还剩180多块牌,一次性出掉就是一笔“巨款”,可以在当时全款买两套房,卖还是不卖?

别人都劝他,卖吧,卖了就退休了。

老舅回家考虑了一整夜,也失眠了一整夜,最后还是没卖,别人问他为啥,他说:“这100多块牌,就像我的小菜园子,我饿了就揪点菜叶子吃两口。下半辈子还要靠小菜园养活自己呢。”

但是老舅的“胃口”太大,“小菜园”显然不够。

杭州限牌后,老舅尝到了甜头。这时,全国还有不少热门的限牌城市,成都、西安、南京、深圳、重庆等,老舅想把成功复制到其他城市去,为此,老舅抵押了一套房,又套出来200多万元的现金,他在南京注册了公司,低价在拍卖市场收了一批“报废车”,又如法炮制了一批新的长安小面包,上牌,备案。

二手车市场的人也都知道老舅还在买车囤牌,就跑过来问:“老舅,这次买了哪里啊?”老舅说:“买了深圳的。”这一枪指东打西,老舅也没啥恶意,就是单纯想低调点。

结果!2014年12月29日,深圳限牌了!于是,老舅在二手车市场里成了传说。老舅觉得,自己只是运气不好,深圳也是在自己的预估范围内。于是,赚着点钱,就会投一个新的城市,几年下来,成都、重庆、江西都开了分公司,也做二手车,也囤车牌。

但事实情况是,深圳之后,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了关于限牌的消息。2015年1月23日,广东省法制办甚至启动了对深圳限牌进行合法性审查。其他城市也在“限牌”是否合法的争议声中静默了。

2018年5月,海南再次宣布限牌,但二手车转让后,不产生新的更新指标。

老舅幽幽地转了新闻,发了条朋友圈:海南今天限牌,与我无关,与存量无关。

“囤牌”没赚着钱,可支出还在攀升着,几百台报

废车,停车场场租费、人员管理费、交强险……加起来每年都有几十万元的开支。那些崭新的面包车,也逐渐在停车场的荒地里长了草。

雪上加霜的是,杭州限牌后,二手车行情日渐衰落。牌照珍贵,普通人不舍得放到二手车上,二手车生意越来越难做了,老舅差点破产。

### 转型开起租车公司

### 卖掉的牌再一块块买回来

眼瞅着“再限牌”无望,老舅痛定思痛,下决心转型开租车公司。

转型第一步,就是要把其他城市囤的车卖掉。

2019年夏天,老舅在朋友圈发了三张图,是草已漫过车顶的“苏A”牌长安小面包,配文:“新车,只有几十公里,全部降价促销”。

第二步,要有足够的车和杭州牌。为此,老舅又开始从别人手里回收牌照,一万元、两万元、三万元地买,花了百来万元,把过去卖出去的一点一点又买了回来。

2022年底,老舅的租车公司步入正轨,头一次赢了利,分了红。

2023年3月,老舅卖掉了最后四辆南京牌长安小面包,最低的一辆售价7500元。

恰逢此时,杭州关于取消限牌的讨论甚嚣尘上。

问老舅,你有什么想法?

老舅长叹一口气:“牌又白买了。”